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乌村幻影

[罗马尼亚] 欧金·乌力卡罗 / 著

陆象淦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Eugen Uricaru

VLADIA

VLADIA

乌村幻影

Eugen Uricaru

[罗马尼亚] 欧金·乌力卡罗 / 著

陆象淦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乌村幻影 / (罗) 欧金·乌力卡罗著 ; 陆象淦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12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5辑)

ISBN 978-7-5360-8140-6

I. ①乌… II. ①欧… ②陆… III. ①长篇小说—罗马尼亚—现代 IV. ①I54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9773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5-177 号

VLADIA

Copyright: © Eugen Uricaru, 1982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朱燕玲 孙 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夏显夫 欧阳佳子

责任编辑: 孙 虹 蔡 宇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封面供图: 子 夏

书 名 乌村幻影

WUCUN HUANYI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9.875 2插页

字 数 264,000字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不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态度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贝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

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伯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致中国读者的信

(作者序)

欧金·乌力卡罗

我亲爱的读者：

我们虽然不相识，却有某种东西使我们相近，那就是文学。你对文学的兴趣使我相信，你是爱好文艺群体中的一员，将文学，更普遍地说，将艺术视为现实的另一个面貌，或者甚至是现实的补充，像现实本身一样有力和令人信服。在众多面世和待出版的书籍中进行挑选，实非易事，正如你选择一生的道路一样。各种事件和现实环境，引导我们直面另一些事件和现实——我们通常称之为结果，而重要的书籍同样也引导我们去阅读另一些好书。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你几乎察觉不到周围织起的那张蜘蛛网——我想称之为环境的陷阱。我不相信环境是无中生有，偶然形成的。除非出现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矛盾的不可避免的悲剧状况，环境是我们创造的。它们或来自

我们的行为，或来自我们的思想，或来自我们最看重的东西。

这部小说是一个寓言，描述世界如何创生，如何随着事实或计划之外，我们认为生活中重要的东西的变化而改变。它是一部讲述不可衡量，从而不可控制的力量力的书籍，一个揭示爱情的伟大力量的故事。

一切发生在内地的一个小镇上，这是罗马尼亚文学，以及诸如法国和俄罗斯等其他欧洲文学中很常见的题材。我试图给这个题材带来创新的，并非是封闭世界的细节描写——这类文学地理学的典型手法，而是走出这个封闭空间的道路。在所有情况下，一个封闭空间迫使其内部的芸芸众生将精力和技能投向细小的琐事和活动，把无聊的东西极端放大。服从和控制小宇宙的诱惑，释放出堪比大宇宙的能量和热情。尽管如此，存在着摆脱任何控制，摆脱任何威权的力量，那就是爱情。

在这个只依赖种植葡萄为生的小镇上，一切似乎井然有序，循规蹈矩，遵循着一成不变的生活皇历，年复一年。一切似乎都是按部就班的，有数的，经过权衡的，而以各自的方式掌控着乌拉迪亚居民生活的官员认为，成绩非凡，堪称完美。完美的别名乃是幸福。然而……

毕竟有某种力量搅动着小镇的秩序，宁静，乃至幸福。这样的力量不能被看作毋庸置疑的价值的组成部分。那就是爱情。事实上，只是许多年前发生在乌拉迪亚的一个激动人心的爱情故事的传说、回忆。自封为小镇居民的幸福给予者，决定动手扼杀这个破坏居民生活平衡的出乎意料的敌人。

爱情就其理想的形态而言，作为仰慕和赞赏的一种形式，乃是欧洲文化中一种相对新的情感。它既不存在于古希腊，也不存在于古罗马世界，而在早期的拜占庭帝国抑或民族大迁徙的黑暗时代，更不知是何从谈起。它是人类的一种情感，行吟诗人的创造，公元第二个千年之初，与十字军远征准备和实施时代相对应的时期，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行游，歌唱明娜^①——纯洁的爱情的艺人的创造。歌者从

① 明娜系德国著名剧作家莱辛创作的描述爱情与荣誉冲突的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中的主人公。在此剧中，莱辛一反传统，把对于荣誉的渴望描述为空洞的幻想和矫揉造作的表现，大力讴歌爱情的最终胜利。

一个城堡漫游到另一个城堡，那儿的太太和小姐们期盼着骑士们从漫长的远征战斗中归来，他们朗诵，歌唱充满怀旧和纯洁爱情的诗篇，终于也爱上了美丽的城堡女主人们。理论上说，没有人敢于超越只容赞美，排斥触犯的美誉界限。

这个文化现象用此前尚未体验到的一种情感——爱情，作为未满足的欲望的情感，丰富了人类。文学证明了它创造部分现实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人们因此以其掌握自己生活、自己的事实世界同样朴素的方式掌握了这部分现实。我认为，这是扩大此前已知世界的过程的决定性的实证。直至四百年之后，世界才通过美洲的发现得以丰富！很惊人，不是吗？人的心灵比他们的头脑更勇敢，更可信。而这是通过具体的事实来证明的。自那一刻开始，内心生活的演进必须关注情感的这种划时代的发现，而这样的发现又只能借助文学来实现，也只能通过文学来发展、强化。

乌拉迪亚的爱情故事即便并不存在，而只是虚构，也无碍于我们认同。理解爱情伟大者与害怕爱情存在者，为解放抑或控制这种情感，进行着默默而无情的斗争。看起来好像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冲突，但实际上是同一个词的两种诠释之间的斗争，而这个词本身没有也不可能科学的解释——它就是幸福。幸福可能意味着对爱情的寻觅，抑或相反，放弃对爱情的寻觅。

我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想法是，这部小说从远方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来自一个近乎不认识的世界，描写一个幻想与支离破碎的现实并存的世界。然而，如果人的内心世界因为诗人的想象而变得更加美好，那么外部世界为什么不能借助读者的想象而变得更加可信呢？我相信，这个文本或将能说明此言不虚。

如果没有花城出版社和译者为文本付出的辛勤劳动，这部小说不可能到达读者手中，为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二〇一六年五月

时空穿越，走笔神游

(译者序)

陆象淦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自称是法国社会这个历史学家的秘书，而他作为一个作家只需“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收集激情的主要表现，刻画性格，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做到了这些，“或许就能够写出一部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那种历史，也就是风俗史”。就此意义而言，呈现在读着面前的《乌村幻影》这部小说，或许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期直至八十年代罗马尼亚的一幅当代风俗史画卷。它以充沛的想象力，穿越时空，通过虚构的乌拉迪亚这个封闭的小宇宙，展现出历史与现实、风土与人情、生境与心态、爱情与梦想、传说与回忆、控制与反抗、失败与悲情、死亡与出走、希望与重生的多彩画面。以种植葡萄为生的乌拉迪亚虽然偏僻平静，却绝非世外桃源。

在这个“渺小的天堂”节奏平缓的社会生活表象下，涌动着善与恶、生存与虐杀较量的波涛。创作这幅风俗史画卷的罗马尼亚当代知名作家欧金·乌力卡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许还比较陌生，但对这幅画卷中所描摹的某些场景或有曾似相识而又别有洞天之感，令人产生联想和共鸣，或赞叹作家的奇幻构思，或因其对自命的“救世主”的凶残和愚蠢嘴脸的嘲讽和调侃而忍俊不禁，哑然失笑。

欧金·乌力卡罗一九四六年出生于罗马尼亚东部摩尔多瓦地区的布胡希，却是“一九七〇年代特兰西瓦尼亚散文复兴运动^①”的重要成员。一九六四年，他进入罗马尼亚西北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克鲁日大学语言系学习，在校期间即与马利安·帕帕哈吉、扬·波勃和扬·瓦尔迪克等人一起创办了《二分点》杂志并担任第一任主编。罗马尼亚评论界认为，这个杂志作为一个平台和阵地，对罗马尼亚不少当代知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的成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一九七四年，乌力卡罗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描摹紫色——魔幻小说》，受到罗马尼亚文学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迄今已相继发表了数十部作品。他先后担任过罗马尼亚主要文艺刊物《雅典娜宫》、《星》、《金星》的主编。一九九二年，欧金·乌力卡罗出任罗马尼亚驻希腊大使馆文化专员，但因与大使意见不合，几个月后旋即辞职；同年赴意大利罗马，任罗马尼亚学院副院长；一九九五年回到布加勒斯特，当选为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书记，并于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一年任该会副主席，二〇〇一年当选为主席，任职至二〇〇五年。在此期间，他还曾兼任过罗马尼亚文化电台台长、罗马尼亚外交部国务秘书，发起并创立了“日日夜夜”国际文学节和“奥维德-尼普顿”文学奖，其作品曾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匈牙利文、塞尔维亚文，马其顿文和越南文，在欧亚多个国家出版。

欧金·乌力卡罗的作品题材广泛多样，根据罗马尼亚评论界的看

^① 语出罗马尼亚书籍出版社1989年版欧金·西米翁编的《今日罗马尼亚作家》（第四卷）。

法，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魔幻和寓言小说；第二类是探索人的命运与历史之间的神秘关系的历史小说；第三类是现实观察小说，或者说是政治小说。但在总体风格上，这三类作品无不带有魔幻、符号、象征和寓言色彩，而现实的幻化和时空的穿越乃是乌力卡罗的作品的重要特征。有的评论家这样写道：乌力卡罗的“魔幻从一部小说走向另一部小说，不论其题材如何，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无不存在着一个心灵的设想，试图构建一个文学‘乌托邦’”。

《乌村幻影》无疑属乌力卡罗的第一类作品，即魔幻和寓言小说。以乌拉迪亚这个小镇为背景的叙事先后见诸于他的第一部作品——中短篇小说集《描摹紫色——魔幻小说》（一九七四年）、另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安东尼娅——一个爱情故事》（一九七八年），以及长篇小说《乌村幻影》（一九八二年）和《自我克制》（一九八六年）。他在第一部作品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乌拉迪亚和它的居民并不存在，因此我以为不太难赋予其创意。”至于它的具体位置，大致在摩尔多瓦南部离海岸四十公里的某个地方。这个小镇的特点是空间的封闭性、时间的停滞性、生活的单调性、行动节奏的缓慢性，好似一潭死水，但在看似静止的湖水底下或涌动着旋流。欧金·乌力卡罗曾这样写道：“水很长时间是静止的，淤泥沉淀着，积聚着。这一切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然而，请注意，在湖底，在淤泥中，一股臭烘烘的透明气体正在汇集，一个小气泡一个小气泡地汇集着，突然间如同醒狮，爆发出一声吼叫，把一切抛向水面。湖水一片浑浊，只有听其自然才能变清。如果你插手干预，只能搅得更浑。因此，必须听其自然。渐渐地，一切沉到湖底，停息着。事情就是这样。”这或许正是这位罗马尼亚当代作家一再着意于这个虚构小镇的象征意义所在。

罗马尼亚文学评论界一般认为，乌力卡罗擅长于借助时空的穿越，将今人遗忘的古老历史、传说、玄学、童年记忆、梦境等等用作灵感的源泉，将想象与现实糅合于一体。在他的作品中，魔幻的支配地位是作为虚构的迫切需要出现的，想象的系统保持着作为艺术的

“认知的创意”过程，而现实，或者说实在，始终是不可绕过的唯一支点——舍此，创意本身就丧失了任何意义。在《乌村幻影》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破落的卡特琳娜别墅及其年迈的女主人 K. F. 夫人的爱情传说，运用传奇、梦境、幻觉和假想等手法，穿越于历史时空、真幻时空和人性时空之间，而故事主人公维科尔·安蒂姆的回忆和倒叙贯穿全书，将历史与现实、幻想与真情、人性与善恶编织在他的叙事和疑问之中，营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情节紧张感，堪比一部引人入胜的剧情片。

文学借助和通过语言创造一个多维和完美的意义世界，乃是现实的诗学。作家的作品价值在于破译世界的意义。正如欧金·乌力卡罗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所说，《乌村幻影》这部小说是“一个寓言”。乌拉迪亚既是虚构的，又是现实可见的。它提示我们，在这个幻想与支离破碎的现实交织的世界里，何为爱和幸福？如何才能获得并维护爱和幸福？是谁蓄意剥夺乃至扼杀人们应享有的爱和幸福？世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爱和幸福更不是也不可能靠他们赐予，而只能由我们自己创造和争取。

二〇一六年七月五日，北京西坝河